

# 寻秘“村BA”

乡村振兴唤醒农民对文体生活的热爱  
村赛勃兴催生“洋外援”“野球经纪人”

本报记者张典标

曾任北京大学男子篮球队队长的王璁，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在村里与NBA球员一较高下。

2022年夏天，贵州黔东南州台盘村篮球赛走红网络，在线观看人次累计破亿。网友将其加封为“村BA”。在“村BA”冠名前十多年，王璁已活跃在全国各地农村的篮球场上。

英语流利的王璁聚齐一帮“洋外援”，每年带他们奔赴五六十個地方比赛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的犄角旮旯。

老外与老乡，相遇在球场。这个在外人看来有些魔幻的搭配，却是很多中国乡村习以为常的体育活动。

“土洋”结合的“村BA”，已经在2022年成为乡村振兴“最具人气”的鲜活注脚。

## “村BA”决赛迎来NBA球员

“国际篮球公开赛”不是城市的专利。2008年，在村里的篮球场上，大屯村农民朱光胜第一次见到了老外。

这个贵州安顺市平坝区的小山村，当时不少人最近只去过县城。

87岁的朱光胜至今记得，村里的水泥球场被围得水泄不通，看台上座无虚席，屋顶、墙上、场边的树上都是人。老外一亮相，整个球场都骚动起来。不少村民还兴奋地跑去和老外比身高。

被称为CBA最强外援的李·本森，就是那一年来到大屯村的。这位美籍球员曾效力过多支中国职业球队。淡出职业赛场后，他成了乡村篮球场上的常客。

14年后，朱光胜仍记得这个高瘦的黑人外援：笑得憨，轻而易举帮球队夺冠。

如今，在农村看老外打球已不是新鲜事，洋外援进村现象越来越普遍。

一份调查显示，2020年除贵阳外，贵州其他地州市的“村BA”均引进过洋外援。

2017年在全国百强县福建石狮市，一场“村BA”决赛中，对阵双方邀请了15名NBA球员。石狮市篮球协会会长李大杰说，村民可以像下菜单一样，委托协会请到看中的外援。

6年前，在曾经“苦瘠甲天下”的西海固，宁夏海原县一场乡村篮球赛中，也出现了13名洋外援……

更有意思的是，请洋外援也不一定稳拿冠军。2019年，在广西横州乡镇篮球赛上，有34名洋外援参赛，平朗镇和峦城镇都请到了NBA球员，没想到前者只拿了第五名，而后者八强都没进，一个外援没请的百合镇却拿了第四。

平朗镇篮球协会会长黄均满还犯嘀咕，洋外援是不是放水了。

由于村里篮球场上“星光”璀璨，一些网友公开戏称：现在“村BA”比CBA还牛，是最接近NBA水准的比赛了。

“我们村的比赛叫国际公开赛更合适。”朱光胜的孙子朱勤松，现在是村里篮球赛组委会主席。他一口气列出十多个来村里打过球的洋外援。

朱勤松告诉记者，每年70多支球队参加的大屯村篮球赛，外援最少有二三十名，其中洋外援不下十个，剩下的大都来自高校和CBA等国内职业赛场。

有段时间培训机构的外教和留学生，也“冒充”职业球员混迹其中。外援想上场，要提交一段打球视频，证明自己的实力。

一度“村BA”赛场上全是外援，当地老人没机会上场，这种现象多了以后，一些村开始限制外援参赛的数量。

大屯村规定参赛球队只能请三个外援，每次最多两人上场。朱勤松说，职业联赛也有类似规定。2名外援带3名村民（以下简称“2带3”）的组合，更有利于提高本地球员水平。

如今在石狮，“2带3”也是普遍规矩。不同的是，这里限制外援人数，为的是平衡两支球队的实力。双方旗鼓相当，比赛才有看头。

李大杰自比为村赛“中介”，为村里找外援搭班子。



▲一名外援选手（左三）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乡村篮球比赛中上篮。  
新华社记者王鹏摄

也有一些村为了保持村赛的原汁原味，一律把外援拒之门外，凭当地户口才能参赛。百合镇篮球协会副会长莫世恒担心，外援上场，“村BA”还姓“村”吗？

## 一直在路上的“野球”经纪人

与洋外援在乡村球场上竞技时，王璁没想到自己会转行成为经纪人。

“圈里老外我没有不认识的。”在“村BA”这个词诞生之前，人们习惯把村办篮球赛归为“野球”，其中不乏贬义成份。

王璁作为最早一批“野球”经纪人，算得上是乡村赛场上的“头号玩家”之一。

早在2009年，他就踏上乡村篮球赛的“奇妙旅程”。当时CBA还没有选秀机制，大量大学生球员没有进入职业球队的正式通道。

在远离职业球队的乡村，王璁第一次有机会和国内外职业球员一较高下。

王璁告诉记者，一个打得好的“野球”球员，靠奖金和出场费可年入百万。职业球员每场比赛出场费，为四千元到一万多元不等。初露头角的大学生球员，普遍没有出场费，只有赢球的奖金。即便是经济欠发达的贵州，冠军奖金上十万的乡村篮球赛并不鲜见，奖金一两万的小规模村赛早已司空见惯。

有知情人透露，一些大学生球员想要打“野球”，得先向校篮球队交够4000元的“出门费”。即便如此，不少大学生球员一到赛季，依然争先恐后往村里跑。

王璁估算，一个“野球”球员一年挣的钱可能比职业球员还多，“这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”。

“村BA”的吸引力已超出国界。随着赛场上的洋外援越来越多，王璁索性从一名“野球”球员变身“野球”经纪人，专门为他们沟通协调各种比赛事宜。

今天还在北京的王璁，几天后可能出现在1000多公里外的乡村，身后领着几位洋洋外援。朱勤松手机里也存着六七个“野球”经纪人，“每人底下都有上百个外援”。

各地办赛的由头很多，有春节、高考升学、老人过寿、新屋落成……有大有小，五花八门，一直从春节持续到十月份。

2016年，王璁以洋外援为主角拍摄“野球”纪录片《随波逐流》。在他的镜头里，乡村篮球赛土气中带着洋气，洋气中透着野性。乡村篮球赛有多野，走南闯北的王璁有足够的发言权。

在贵州一个山村，王璁带着洋外援在铺着煤渣的泥土球场上打过比赛，球一拍

扬起一阵灰。三分线、底线画得也不标准，有些地方连脚都搁不下。

这是王璁打过“最烂”的一个球场。后来他在四川，还住过一个自带宾馆的球场，“比北大的球馆都好”。

“野球”经纪人的职责并不限于球场。从最初与当地球队的联系沟通、交通食宿，再到打球、费用结算，任何环节的意外，都会影响既定的赛程和球员收入。一场原该如期进行的球赛，被突然取消、延迟或者提前……各种突发情况，王璁都经历过，“在节骨眼上，你必须据理力争，维护球员”。

“东南地区的赛事流程非常成熟，从落地到打球不用花费太多精力沟通，赛后也没有唱歌喝酒等社交活动；西北的场地条件差一些，西南山区单场给的钱少，但场次多。”王璁估计，七八成的洋外援都活跃在东南沿海。

流水的外援，铁打的观众。下到孩童上到老翁，这些很少缺席的乡村球迷，见过的球星，不一定比城里人少。王璁镜头里不变的是狂热的球迷。

有一回，在贵州乡村的篮球场边，一个老大爷抽着水烟，和王璁聊——场上谁打得强，谁的球技好，甚至几年前哪个外援来过，打得如何，大爷都讲得头头是道。

王璁甚至觉得，乡村球赛比城市街球更接近职业球赛。街球注重表演，而村里的球场上，实力才是硬通货。“你老赢不了球，下次就不请你了。”

2年前，中国男篮在一次比赛中输给委内瑞拉。王璁在微博上发的一条视频中说，“一些球员应该跟我去打野球，我们去山里、我们去村里……”

## 隔着电视屏幕给CBA吹哨

年过花甲的朱玉昌笑称自己是兽医里最懂篮球的。

他在乡镇畜牧兽医站干了一辈子，却以全镇唯一的二级裁判的身份，在大屯村的篮球场上意外走红。

朱玉昌习惯用夸张、生动的肢体语言，重现球员犯规动作。有人将他手舞足蹈的判罚动作发到网上后，贵州的观众慕名驱车70多公里来一睹风采。

这些极具特色的判罚动作，源于朱玉昌40年的村赛裁判经验。这套让农民一眼就懂的姿势并非华而不实，反而次次命中要害。职业球员篮下拼抢的违规小动作，照样逃不过老朱的眼睛。

热闹的赛场上，他是最冷静的那个人。

裁判情绪影响判罚质量，一个错哨，可能搅黄一场球赛。这些道理，从小在村里看球的朱玉昌无师自通。

自学成“裁”的朱玉昌，初中时就兼过校篮球赛的裁判。等到19岁读农校，他已在全省的篮球赛上吹过哨。

直到现在，他都舍不得错过任何一场CBA球赛。他边看球边给电视里的球员吹哨，比较自己和现场裁判的差距。“由于电视直播的视角比现场还清楚，有些犯规，我吹得比现场裁判还快。”

小有名气的朱玉昌每年春节的“裁判档期”，从初五排到元宵节。邀请太多忙不过来，现在他只接决赛。即使这样，还得提早一个月才能预定上。

在贵州不少地方，篮球赛成了春节的“标配”。“很少有像篮球赛这样的活动，能聚集全村男女老少，也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。”朱玉昌认为乡村篮球火爆，主要是因为“篮球的场地和技术门槛低，找块空地就能办”。

1953年，大屯村的第一场篮球赛，就是在泥土地上比赛。木板钉的篮板，铁圈凑合当篮球。没有统一的球服，乡亲们就用粉笔把号码画在背上和屁股上。当时赢球还能记工分，输球的得干活。

1982年，朱玉昌第一次吹村赛，泥土地变成了水泥场。自制的铁皮篮板代替了简易木篮板，当年还是稀罕物的自行车、彩电、冰箱也陆续摆上领奖台。

1994年，大屯村篮球场边第一次摆出2000元奖金。“那时电视机、彩电不再稀奇。”朱玉昌解释，“对球队来说，给奖金也比给一台电视机好分。”

2年前，大屯村篮球赛搬进了投资过百万的室内新球馆。这是村民第6次自筹资金修建球场——地面铺上了塑胶，篮板换成了带自动计时器的全钢化玻璃，坐得下6000多人。

“村里的球馆安装了雾化降温系统和音响系统，条件不输市里。”朱玉昌说，“很多外援看到新球馆，都吃了一惊。”

一个个“退役”的老球场，记录了乡村振兴的脚步。大屯村一年一个样，而朱玉昌的哨声一直没断。站在新球馆里，看着乡亲们和洋外援、CBA球员一起拼抢，听着观众的呐喊，朱玉昌觉得吹“村BA”和吹CBA也差不多。

## 靠“众筹”的球赛“断奶”了

从去年开始，朱勤松不用再挨家挨户“众筹”办球赛了。

户“众筹”办球赛了。

发奖金、请外援都需要钱。奖金由主办方出，外援由球队自掏腰包。乡村篮球赛从“出生”那天起，全部费用就靠村民自筹和外出“化缘”。

朱勤松算过一笔账。2019年，持续近一个月的村办篮球赛花了20多万元，光淘汰赛和决赛的奖金就14万元。

“周边村寨也办篮球赛，大屯村出的奖金少了，谁还来？”朱勤松担心办了近70年的球赛，断送在自己手里。

朱勤松并非杞人忧天。记者了解到，广西省有些村子因为总筹不到钱，篮球赛人气清淡，球员都被挖走当外援。

大屯村篮球队也找过CBA球员当外援。为了省钱，直到半决赛外援才上场。“一共5万元的冠军奖金，外援出场费和奖金花了1万元，再扣除吃住和服装开销，只够保本。”

为了筹钱，朱勤松每年提前两三个月，就找村民“化缘”，到区里找熟悉的企业拉赞助。大屯村支部书记朱裕鹏告诉记者，全村2000多人凑出十五六万元，再加上企业资助，有多少钱就办多大的比赛。不够时，村干部还得多贴钱。

没承想，2020年答应赞助的企业拿不出经费了。“即使给了钱，村里也提供不了发票，不方便别人报账。”第二年，被逼无奈的大屯村成立公司运营球赛，尝试“以球养球”的市场化方式办赛。

“我们也不想每次都劳师动众，变相给村民添负担。”大屯村篮球赛每年都有上万观众，朱勤松大胆提高奖金额度，尝试“线下卖票、线上付费直播”的模式。

“冠军奖金有10万元，总奖金超过20万元。”朱勤松想通过奖金吸引球队和外援，提高球赛质量，吸引更多观众。

贵州不少村赛是不收门票的。第一次吃螃蟹的朱勤松心里没底，村里事先留了退路。大屯村拿出20万元，再加上贷款，凑了40多万元，“万一观众不乐意买票，就改成免费”。

开赛当天，高额的奖金吸引了比以往更多的外援，一些网红球员也慕名而来。线下门票10块钱一晚，每晚都有3000人以上观看。

线上付费直播，初赛免费，复赛5元，决赛10元。最热闹的一次有13万人在线观看，多半是贵州球迷和在外务工的村民。那一年，决赛打了三次加时才分出胜负。意犹未尽的观众，还在直播间里打出弹幕：“这门票太值了。”

2021年受疫情影响，大屯村篮球赛只打了13天。比赛期间，村里600个车位一个没闲着，60多个摊位叫卖声不断，每家一晚挣两三千元是常事。停车费和摊位费一晚也有数万元。总共70万元的球赛收入，30%归集体，70%归村民分红。

朱勤松估计，如果每年办夏冬两季比赛，总收益300万左右，球赛将成为集体收入中贡献最大的产业。

令人诧异的是，市场经济发展发达的石狮，球赛却不收门票。村里不愁没赞助，当地运动服装企业多，赞助篮球赛脸上有光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台盘“村BA”火了之后，也有贵阳的企业愿意冠名赞助，却被拒之门外。

拒绝企业赞助的台盘村支部书记张寿双，也为办赛经费发愁，照样得广撒网，找饭店、小卖部和煤矿赞助，但效果不如意，一家宾馆只给了20块钱。

“20块钱能干嘛呢？”无可奈何的张寿双贴出捐款名单后，那些捐了五块、十块的店铺偷偷把自己名字抠掉了。

张寿双担心企业投钱后，村赛会变成挣钱的工具，“万一收起门票，谁还来？到时候寨老要骂的。”

一番讨论之后，台盘村规定：球场一直露天开放，不收门票，不做商业出租。除了每年原有的比赛之外，只接受政府部门安排的赛事。

不过，对于赛场周边摊贩的运营，张寿双倒觉得可以引进资本，“毕竟有时候村委会顾不过来，也没有这方面的实力和人才。”

“航民村的政策不能几十年不变，未来如何将死的股权变成活的资本，正是我需要思考的问题。”朱重庆的神情凝重起来。

李国平的父亲曾任航民集团下属企业负责人，他自称是半个航民村子弟。对如何处理集团公司与航民村委会的关系问题，他也有更清醒的认识：不能“企业大党委、航民小村委”，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强党建，将这种格局改变过来。

群众对干部最重要的是信任，这种信任也随着年轻一代村民的成长而变化。“航民村创业40多年，老百姓对朱重庆很放心，等他退休了，还会不会这么放心？我们也不敢保证。”陈国庆说。

面对这些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，朱重庆缓慢而有力地说：“未来，航民村需要刀刃向内的自我改革。好比一个鸡蛋，从外面打破的是死亡，而从里面打破的是新生。我们不能赢了对手，却输给时代！”

（上接9版）朱建生也反映说：“同在航民集团下属企业，职工与职工之间，尤其管理层与普通职工之间，收入差距还是挺大的。”

此前，他曾在航民纺丝厂工作，还当过质量管理科经理。由于企业效益不佳，一年收入五六万元，“兄弟企业同层次的管理人员，有一年收入四五十万元”。

“这些年没攒到什么钱，一直没在萧山城区购买商品房。”说这话时，朱建生流露出些许落寞的神情。

## 村民变市民，寻找新的引潮力

记者在航民村蹲点调研期间，正赶上钱塘江观潮的最佳时节。

“弄潮儿向涛头立，手把红旗旗不湿。”在钱塘江两岸的航民村看来，这个号称“世界三大潮汐”的天下奇观更像是一个隐喻。

走在华灯初上的航民村街头，脑海里不时浮现出被村民们抽象过的太阳、月亮

等词汇，联想到不远处日月合力澎湃而来的钱塘潮，不由得感慨万千。抬眼望去，已是群星璀璨，若隐若现……